

《艺术教育》编辑部

录用通知

李哲、施敏萱、赵阳：

来稿《《桃花扇》秦淮河风光带实景演出策略研究》
通过我刊编辑部审核，拟刊登于 2025 年 6 月，于 2025
年 6 月 10 日正式出版，请勿一稿多投。

特此证明



《桃花扇》秦淮风光带实景演出策略研究*

李哲 施敏萱

【提要】实景演出作为近年兴起的昆曲表演方式之一，既能以山水风景进一步激发演出的形式美，也能使园林与昆曲的文化内涵得以充分表达。作为昆曲经典剧目，《桃花扇》是南京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文立足《桃花扇》文本，结合秦淮风光带已有的实景演出现状，对秦淮沿岸可以利用的演出空间展开调查，设计《桃花扇》实景演出方案，旨在以传统文化为依托，打造南京文化旅游的城市名片。

【关键词】《桃花扇》；昆曲表演；实景演出；园林美学

昆曲与园林有许多共通的美学特征，如以少胜多、动静结合、虚实结合等，都表明园林是昆曲表演的最佳场所。过去士大夫造园，先造花厅、水阁用于赏曲，余音绕梁中凝练着古朴典雅的生活情趣。^[1]因此，实景演出的作用既在于借助实景还原昆曲的形式美，又在于复原古人的生活情趣与昆曲的文化内涵。《桃花扇》作为昆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作品，与南京有着深厚的地缘关系，是南京独特的城市文化资源。将其作为代表南京的城市名片打造实景演出，是因地制宜的选择。

有了曲目，就要考虑取景。笔者认为，在秦淮风光带取景最合适。

首先是出于剧情的客观需要。经统计，自试一出《先声》到续四十出《余韵》，44出戏中仅有15出地点不在南京。其中秦淮河媚香楼集中了《传歌》《访翠》《却奁》《眠香》《闹榭》《拒媒》《守楼》《寄扇》《题画》9出，侯方域与复社文人的交友活动、侯李二人相识定情、香君守节血溅桃花扇等主要情节都发生在这里。此外，《哄丁》中复社文人殴打阮大铖的地点国子监文庙（今夫子庙）、《逮社》中侯方域三人被捕的地点三山街蔡益所书店也都紧邻秦淮河。由此可见，秦淮风光带是《桃花扇》核心情节的主舞台，演出选址在这里，能够在保证剧情完整度的前提下最大程度还原《桃花扇》文本中的场景。

其次，《桃花扇》中金陵怀古的文学传统，也契合南京的文化特质。原著试一出《先声》中，作者让“活了九十七岁，阅历多少兴亡”^[2]的老赞礼作为剧情“向导”首先出现，直言《桃花扇》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；续四十出《余韵》中，苏、柳二人与老赞礼也就地取材，在龙潭江畔以《秣陵秋》《哀江南》等唱词归结兴亡。作者还大量使用“金粉”“王谢”“吴宫”等六朝怀古意象，或以残败春色、枯寂遗址渲染“兴亡”为全剧奠定感慨时局兴衰的基调，唱词“南朝古寺王谢坟，江上残山花柳阵”^[3]、“难寻吴宫旧舞茵，问开元遗事，白头人尽”^[4]、“金粉未消亡，闻得六朝香”^[5]等都是如此。

秦淮风光带景区具有的客观条件也可以满足演出需求。其一是演出场地，经实地考察，秦淮河沿岸存在部分空地可以利用，对现有的画舫路线和固定地点的实景演出进行改良即可。其二是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、社会效益的并重，秦淮风光带作为南京地标之一，景区承载量大，本身又是广泛吸引古典文化旅游爱好者的锚点。瞻园、芥子园等已有的昆曲实景演出项目均在此选址，也为《桃花扇》实景演出设计提供经验。

总结已有实景演出的经验和不足，《桃花扇》实景演出的创新点主要在动线设计方面。古典园林承载着古代文人归隐的取向，有着自我封闭性的特点；而今天的文旅项目肩负着面向公众的社会价值。如何使文化遗产以更本真、更动人的面貌呈现在现代人面前，是挖掘地域特色、打造城市名片、设计文旅项目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
一、现实调查：秦淮风光带现有戏曲园林实景演出分析

秦淮风光带东起东水关，西至水西门，掌故云集，是南京城市文化的地标之一，目前也推出了中华门夜游等实景演出类文旅项目，但其中以昆曲表演为主体的实景演出项目较少。

*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“《说文解字》“木”部字研究”（项目号：2024102980512）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其中，芥子园和瞻园的昆曲实景演出运作较为成熟，也广受关注。从昆曲与园林的共同美学特征角度分析，这两起案例的设计思路属于不同的类型；从文旅项目设计角度，两者也各有可借鉴与不足之处。

陈从周在《中国园林鉴赏辞典》中指出大园和小园的造景有动观、静观之分。“小园以静观为主，动观为辅。大园以动观为主，静观为辅……小园不觉其小，大园不觉其大，小园不觉其狭，大园不觉其旷，所以动观、静观有其密切关系。”^[6]瞻园作为“金陵第一园”，几经扩建，其实景演出也是以动观为主，声势浩大；而“地止一丘，故名‘芥子’”的芥子园素以小巧精致著称，其中的实景演出也以静观为主，形式简约。这样安排演出的总体思路也是因地制宜的表现。

瞻园的实景演出总体可分为两个版本。第一版是疫情之前的《金陵寻梦·夜瞻园》，游观路线大致是由南门至翼然亭，至静妙堂，再到北假山。每至一处，民乐演奏、昆曲《牡丹亭》、《红楼梦》越剧、小提琴《梁祝》依次上演。这样的路线基本能够覆盖瞻园南侧的主要景物，尤其是《梁祝》环节，演员与观众隔水相对，节目起到了“点景”的作用，使游人的注意力放在瞻园胜景北假山上。虽然昆曲表演只是其中一环，并且出于动线连贯考虑，只分到了背水的翼然亭，观众站在面前的盆景园空地上，与静妙堂和北假山的节目相比，少了起隔断作用的水景，稍欠含蓄之美，但几出传统艺术节目连贯进行，整体效果和谐。疫情期间，演出中断，景区为了收获更大的市场效益，推出了第二版《金陵·王府往事》。虽然游览的动线与第一版相差无几，节目却改头换面，变成了婚恋主题剧本杀：徐达之孙反对家族门当户对的联姻，与莫愁女相爱，最终新娘是谁还要看现场观众投票。传统节日不再作为演出主体，仅仅作为点缀，生硬地穿插在剧情中。《牡丹亭》等戏曲作品本兼有雅俗文学的性质，突兀地出现在婚礼进程中，反倒显得附庸风雅，失去本味。静妙堂与北假山的最佳位置留给了婚礼现场和现代歌舞表演，虽有创新之处，但放在古老的园林中，还是少了雅朴的韵味。删繁就简、以少胜多是昆曲与园林的共同美学特征，瞻园实景演出的改版却由简约自然变得杂糅喧闹，究其原因，是景区错误地评判了传统艺术的价值，本质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。

修复后的芥子园位于老门东景区的酒店内，每周末晚上有昆曲表演，舞台为临水小亭，背靠假山，以狭窄的山洞作为与后台的隔断。园子狭小的空间采用了环形结构，回廊环抱着水池，水又环抱着舞台，起到回音效果；假山之上又有亭台廊桥，演出对于舞台身后的造景来说，也起到点景的作用。作为舞台的亭上有“人籁天籁”的匾额，语出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，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！”^[7]园林常被称作“壶中天地”，园林艺术沉淀着道家文化，齐物论中的这段文字又以描写声音出彩。可见，园林中的昆曲表演不仅是人的声音艺术，更是自然的声音艺术，声音在布景中回荡，又与景相互衬托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。观众从一个定点静态观看演出，如同欣赏小室中的一幅书画作品，可选择“月榭”或与宾馆走廊相连的另一处小台，都与舞台隔水相望。

芥子园演出的曲目也是《牡丹亭》《玉簪记》等经典折子戏，表演者有专业昆曲演员，也有本地昆曲爱好者。与剧场版相比，演员的动作幅度受到场地限制，配乐也只能选用录音设备，无法像剧场一样由乐队现场演奏。然而，实景演出不仅重视表演的质量，更重视环境与演出相映成趣的意境。与瞻园的演出相比，又胜在简约、自然，较好地还原了园林与昆曲的本味。因此，芥子园实景演出不足就剩下针对人群过小，只能通过花费高昂的用餐或住店费用观看，在雅致的形式外裹上了一层商业化的躯壳。于当今文旅项目而言，更应当考虑的不是利用古典园林的封闭性赚钱，而是如何使实景演出走向公众，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。

除此之外，近年来，也有一些直接以《桃花扇》为主题的活动，以类似实景演出的形式举办。例如2024年10月末剧团在栖霞山桃花扇亭举办的如“栖”而至昆曲读剧会，其中有昆曲演唱、体验环节，但主要还是以朗读欧阳予倩改编的《桃花扇》话剧为主；改编自《不栖而遇·桃花扇》的实景漫游剧也作为保留节目，在栖霞山景区反复上演。桃花扇亭建于

1980年，靠近李香君出家的葆真庵遗址，形状酷似扇形，有桃花状漏窗，原本是经典的粉墙黛瓦，在2023至2024年间却粉刷成了粉红色，不知是否是为配合该演出而重新装修，但与周围环境色彩的割裂程度大大增加了。

二、具体方案：《桃花扇》在秦淮风光带的实景演出设计

基于以上调查，《桃花扇》在秦淮风光带的实景演出设计策略如下：

（一）剧情裁剪

《桃花扇》涉及人物较多，情节曲折且时空跨度较大，在实际演出中需要选择、裁剪，重组编排剧情。1991年版《桃花扇》由《访翠》《却奁》《圈套》《辞院》《阻奸》《寄扇》《骂筵》《题画》《惊悟》和《余韵》十折戏组成，江苏省昆剧院《1699桃花扇》则将原著的44出整合为6出搬上舞台。作为园林实景演出的《桃花扇》也需要在原本、全本基础上作出相应调整。

昆曲园林实景演出作为传统戏曲与现代文旅融合的创新形式，需着眼多重内外部因素。时间层面的季节周期与昼夜更替、空间维度上的路径可行性与景区游客承载力等都应纳入考虑，演出时长也需遵循观众注意力曲线。统筹考虑动线、时间、演员调度、观众偏好与心理等现实因素，决定将实景演出剧情编排为以下四出。

第一出交代全剧背景、展现人物关系，从莫愁湖畔开始，包括复社文人的聚散及其与阮大铖集团的拉扯、《眠香》中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相识和定情、《却奁》中李香君的气节，最后以《辞院》二人被迫分别收尾，大约对应原著试一出到第十二出的内容。

第二出整合原著《媚座》《守楼》《寄扇》《骂筵》四出，主要发生在秦淮河媚香楼，是全剧尤其女主角李香君的“高光时刻”，李香君将诗扇作为防身利剑、誓死不下楼、血溅诗扇的“立志守节”令人动容。

第三出可视为“武戏小专场”，以原著第三十七、三十八出史可法等人死战、沉江为中心，展现明末战事动荡与爱国志士的气魄。正如《1699·桃花扇》导演田沁鑫所言：“昆曲在过去的历史中，是文武并重的。要让观众看到，昆曲不仅仅是才子佳人，还是有力量、有场面的艺术。”武戏是昆曲演出的重要部分，也以其独特的力量和强大的表现力吸引着广大观众。

第四出则是全剧尾声，战火纷飞中，男女主角在道观重逢，抒发离合之情、兴亡之感。另外，经过重整的剧情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连贯之处或略写的细节。这些内容可以以老赞礼旁白的方式呈现，在游船上穿插播放。

（二）时空编排

古典园林是演奏昆曲的最佳场所，人们借助实景能更好地领会昆曲之境；《桃花扇》故事的主舞台——南京，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城市特征。在此总体基调之下，进一步选择前文所述四出戏的具体场景。原著每一出都在开头交代了故事时空，其中的空间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。一是室内空间如住宅，如第一出《听稗》的冶城道院、柳敬亭住宅等。二是秦淮河畔的一系列场景，也是出现最多、最为重要的，如全剧开头的冶城道院、第二出《传歌》的南京秦淮河媚香楼及后文的国子监文庙大成殿等。其三是一系列官场场所，如清议堂、兵部署、明宫偏殿、锦衣卫署、太常寺。其四是南京栖霞山、龙潭、江边一带。另外还有一些不在南京的地点，如武昌左良玉军营、凤阳府督抚衙门马士英书房、扬州史可法军营、安徽芜湖黄得功军营等。据此，第一、四出演出地点选择莫愁湖抱月楼前空地（图1）；第二出选择内秦淮河畔李香君故居附近（图2）；第三出选择东水关码头边戏台（图3、4）。



虚实结合本是园林和昆曲的共同美学特征。陈从周认为，中国园林的特质包括“使理想中的境界付之于实现”。“这种效果的产生，主要是设计者对文学艺术的高度修养，而与实际的建筑相结合，使理想中的境界付之于实现，并撷其最佳者而予以渲染扩大。”^[8]第一出《听稗》中，作者就借柳敬亭之口说出“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”^[9]“一叶扁舟桃源路”^[10]“重来访，但是桃花误处，问俺渔郎”^[11]，用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之典故。桃花扇这一物象，既是对历史的感慨，又寄托着桃花源的理想境界。所以，在设计演出场景时可以由实入虚，在现实景物的提示下进入历史的虚境；又由虚入实，结束对历史的回溯。自第一出至第四出，演出的介质实现由陆地到水中再回归陆地的转换，表演场景由莫愁湖公园地面到秦淮河水面，又回到莫愁湖地面。观众的感官从脚踏实地出发，上船后感受到行于水路的摇晃，最终又回到现实，这恰巧对应了演出的人物安排与原文的叙事结构：故事从老赞礼的唱词开始，众人物轮流登场，上演历史的画卷，最终又在老赞礼的总结中落下帷幕。由此，演出达到由实入虚，再回归现实的效果，是对虚实相互转换的尝试。

在时间维度，“春在秦淮两岸边”^[12]，季节与天气不同，秦淮四时之景无穷，戏曲气氛及剧中人物的活动、心绪也都随之变化。“中国园林的设计者考虑到不论风雨明晦，在各种自然条件下，都能给予人们以最大最舒适的美感，使人们在各种自然条件下欣赏园林”^[13]；文人也在各种不同的境界中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体会。第三十三出《会狱》中，柳、侯、吴、陈在狱中合唱：“赏春月，同听鹃，感秋风，同咏蝉。”^[14]《桃花扇》的故事贯穿一年四季，但有所侧重，多为春季。其中发生在三月的有 11 出，占了全本四分之一之多；其次是五月，共 8 出。侯李定情就是在春季，“夜夜春情散不收”^[15]。发生在十月的则是《辞院》《媚座》《守楼》三出，《辞院》是侯李分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，“离合悲欢分一瞬，后会期无凭准”^[16]；《媚座》《守楼》更是全剧高潮，李香君拿着定情诗扇怒道：“案齐眉，他是我终身倚，盟誓怎移。……便等他三年，便等他十年，便等他一百年，只不嫁田仰！”^[17]她“就死不下此楼”^[18]，倒地撞头晕卧、血溅诗扇，“灯昏被冷有谁知。”^[19]发生在十一月的只有《寄扇》一出，开头就唱：“寒风料峭透冰绡，香炉懒去烧”、“炭冷香消，人瘦晚风峭”^[20]。秋冬所占篇幅很小，却无不凄凉悲壮、动人心魄。

另一方面，演出的光影、色彩效果也至关重要，应作昼夜场之分。《桃花扇》大部分故事发生在白天，也有小部分发生在夜晚，多为秦淮河上的情节，如第八出《闹榭》中侯方域等人联句消夜，“夜阑更深，灯船过尽了，我们做篇诗赋，也不负会文之约。”^[21]夜晚的情节

也多蕴含离愁悲凄之感,《守楼》:“下楼下楼三更夜,红灯满路辉;出户出户寒风起,看花未必归。”^[22]《寄扇》:“满楼霜月夜迢迢,天明恨不消”^[23],都是如此。可以根据昼夜场对演出的剧情稍加选择。

与演出的空间相对应,观众又应在怎样的环境中、遵循怎样的路径观看实景演出呢?经过考察,在第一、四出莫愁湖抱月楼前,有回廊与草坪可供观众观演;第二、三出的秦淮河沿线,则客观存在着三种观演路线——在秦淮河画舫观演,身临其境,节奏舒缓,体验最为沉浸;河堤沿岸的市民与游客可以在散步中边走边看;也可以选择坐在河岸茶馆、旅馆中欣赏,但是较为被动,无法移步换景。最后,还应考虑观众体验感的连贯性,调动多种感官。“在形的美之外,还有声的美,载歌载舞,因此在整个情趣上必须是一致的。”^[24]考虑到每两出戏之间存在一定的空白,为保持观众的沉浸感,可以在画舫上、河岸音响中播放昆曲桃花扇的伴奏。

总之,在昆曲中,季节和昼夜的变化与人物心理、行动相映;实景表演中,也应注意季节景物变幻、昼夜光影效果、剧情氛围情绪、观众实际体验的对应,增强观众的沉浸感、体验感。

三、总结

《桃花扇》实景演出设计的价值,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。从园林景区和大众视角来看,这是古典园林走出封闭性、走向公共空间的一次尝试,也是昆曲艺术依托园林空间,面向大众扩大影响力的尝试。从昆曲演员和爱好者视角来看,“走出剧场”是昆曲新的发展方向,也是演员与观众主体性的交互。实景小剧场的演出也可以锻炼爱好者和新演员,增加演出精进的机会和同好交流的平台。从昆曲的实景演出本身来看,是对形式单一化,到处都演《牡丹亭》的改良,也是推动实景演出走向个性化和地域化的尝试,也是尝试改变昆曲在文旅项目中的地位:从作为景区的点缀,变为更强调戏曲本身的文化价值。

[1] 陈从周.徐志摩年谱·书带集[M].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5:221

[2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1,南京图书馆,第39页

[3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2,南京图书馆,第9页

[4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2,南京图书馆,第9页

[5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1,南京图书馆,第91页

[6] 陈从周.中国园林鉴赏辞典[M]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:4

[7] 郭庆藩.庄子集释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2:50

[8] 陈从周.说园·中国名园[M].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3:281

[9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1,南京图书馆,第50页

[10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1,南京图书馆,第54页

[11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1,南京图书馆,第56页

[12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1,南京图书馆,第59页

[13] 陈从周.说园·中国名园[M].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3:281

[14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4,南京图书馆,第441页

[15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1,南京图书馆,第114页

[16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2,南京图书馆,第176页

[17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3,南京图书馆,第301页

[18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3,南京图书馆,第302页

[19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3,南京图书馆,第305页

[20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1,南京图书馆,第130页

[21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3,南京图书馆,第307页

[22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3,南京图书馆,第304页

[23] 孔尚任《桃花扇传奇二卷》,册号3,南京图书馆,第307页

[24] 陈从周.徐志摩年谱·书带集[M].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5:222